

民之禮守

霜多正次 著

迟叔昌 譯

守礼之民

〔日本〕霜多正次著

迟 叔 昌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霜多正次
守礼の民

本书根据东京筑摩书房 1960 年版本译出

乐秀 鐸 裴 嶺

守礼之民

书号 10062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绍兴路74号)

字数 180,000 开本 846×115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4}$ 插页 2

1964年9月上海第1版 1964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3) 0.84 元

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1954年10月，霸占着冲绳島的美国侵略軍为了扩大轰炸演习，通知伊波島(冲绳范围内的一个小島)的农民交出田地和家屋，迁往荒地居住。农民对此无理要求表示坚决反对，立刻掀起了抗爭。美軍軟硬兼施，威胁利誘，农民均不为所动，坚决不愿迁移。这时候美軍便露出了狰狞面目，突然調动武装部队开到現場，放火烧毀房屋，迫使农民住到荒野的帐篷里，一方面就用鉄絲网把他們的田地围了起来。农民在残酷的迫害之下，还是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并得到了冲绳全县和日本本土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最后美軍终于不得不作出让步，撤去鉄絲网，让农民繼續耕种。

統一書號:10020·10062

定 价: 0.84 元

(4032/06)

一九五四年十月三日，晌午刚过。美国空军的土地接收官夏曼带着翻译坂本·路易等几个美国官兵，在冲绳岛伊波乡谢名村附近的某飞机场下了飞机。

伊波乡是个珊瑚礁隆起在海面上的小岛，向东西两方伸展，地形狭长，象个草鞋，周围大约二十公里。由于整个岛屿的地面几乎接近水平线，地势平坦，所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它的东西两头修筑了两处飞机场。战后，美军占领了这个小岛，在岛屿的接近中央部位，又新修了一个中央机场；现在常年使用的就是这个机场。这个小飞机场经常驻扎着一小队通讯兵。夏曼等人搭乘的双引擎运输机，就是在这里着陆的。

这伙人没有去通信队的活动兵营，却坐上卡车直接朝着离这里大约五公里的乡政府开走了。

这些情况，谢名村的居民起先谁也不知道；直到大约过了半小时，乡政府的农地股书记嘉数跑来时，大家才得到信儿。——嘉数来到村长家，对他讲，美军要求马上派两三名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到乡政府去，越快越好。

谢名村村长真荣城孝政，是个年逾四十、络腮胡子的小个子。他抱着胳膊犯愁：“哪儿去找什么代表呀！难道现在就能

即刻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不成！”

关于这个村落又要迁移的事，一星期以前，也曾从乡长那里听过传达；当时只是說，美国军队要使用某些土地，叫村民搬场，至于何时迁往何地，怎样搬法，这些具体问题乡长本人也不甚了了。看样子今天美军可能就是为这件事来作什么指示的。

正式代表，当然应该召开村民大会通过选举来决定人选，但是现在哪儿有闲工夫搞这些名堂！真荣城便和嘉数商量了一下，决定临时由村长作主，先把村里三个头面人物找来应付一下。于是就把乡議會議員佐久本昌坚，前任村长久场长荣，农民协会的乡负责人石川政仁分别从他们家里或田里找来，大家骑上自行车直奔乡政府。

伊波乡的乡政府，是收集战败后到处散乱的破砖碎瓦，加上美军抛出的剩余木材建造的，面积大约有四十坪^①左右。房子里没有间壁，所以空空荡荡象间教室，里面胡乱摆着美军丢掉的旧桌子、烂板凳、破橱柜等物，有木做的，也有铁做的，形形色色，其状不一。

真荣城等四位代表，把胶鞋和帆布鞋脱在门口，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屋子里面，那个当翻译的坂本，照例带着开玩笑的腔调在办事员们的桌子之间轻佻地晃来晃去。他当然并没有脱掉鞋子。

坂本冲着一个人女办事员說：

“你的，大大的漂亮。我的喜欢，我要娶冲绳的女人做媳

① 面积单位，每坪为 3.305 平方公尺。

妇儿。”

坂本生得肤色白淨，戴着无边眼鏡；中等身材，草綠色的褲子緊綳綳地包着屁股的肥肉。他嘴里这样說着，两只手象跳舞似的伸开，歪楞着脑袋，对着身边那些吃吃地相視而笑的姑娘們，还时时脚跟一併，作出一个向后轉的动作。

这个人，从一年前起，便在这个乡政府和謝名村进进出出，已經跟大家搞得挺熟了；他跟謝名村的老百姓曾經說过这样的话：

“你們，种地的大大苦的有。多弄几个錢，上那霸盖所房子吃租。吃好的喝好的，过舒服日子，当个小财主。这样的乡下不行。你們真是白薯脑袋！”

农民們当然誰也不会认真去听这些话，但尽管大家都把这个家伙看作“缺德鬼”，却在不知不觉之間又会上了他的当。

“这一回可再也不上他的当啦！”四位代表心里这样打着主意，一进门就板起面孔，誰也不向这个坂本瞧一眼，从聚精会神干着活儿的乡政府职员身旁穿过，径直朝夏曼走去。

夏曼和三个卫兵，坐在浅褐色洋干漆开始剥落的、接待客人用的大桌子旁边。他仿佛不是个軍人（代表們这是初次和他会面），身穿西装；他那个渾圆胖脸，看来倒象怪好說話儿似的。

会谈即刻开始。乡长金城喜松和乡长助理仪間幸新跟夏曼坐对面，土地所有者代表們因为没有椅子坐，便站在他們两旁。

夏曼把地图在桌子上摊开，先抬头看了代表一眼，說了几句話。当然大家是不懂洋文的，不过看他的样子，似乎尽量想采取好話好商量的态度似的。

坂本把話翻譯了一遍。此人裝腔作勢，說話是用的這種口氣：大家好好兒听着，夏曼大人如此吩咐下了。

“我們，今天只是來向鄉長傳達軍方的命令。你們這些土地所有者只要老老實實听着就成。說話的不行。明白的？”

代表們點點頭。村長真榮城反而鬆了口氣，心想：今天只把對方的話乖乖地听完，就能讓回家了。

夏曼指點着地圖開始解釋。按照他的說法，這一次的遷移是這樣的：

目前美國空軍使用的轰炸演習地，它的範圍是以伊波島西端轰炸目標作中心的半徑三千呎以內的地區。去年，為此曾在謝名村征收了七十八萬五千坪土地（主要是山林原野）和四戶民房。

但是這一回，根據最新式飛機的性能而重新制定的演習計劃，軍部需要更大範圍的土地——半徑七千呎。夏曼的地圖上用紅綫圈的就是這塊地方。根據這個計劃，謝名村的全部住宅以及幾乎所有的耕地都已在危險地域之內；凡在這紅綫內的住宅和坟墓，必須全部遷走，庄稼也得犧牲。夏曼氏的要求就是希望村長担起這個担子，盡速向美國政府提交一個遷移計劃。

這件事情鄉長金城喜松倒不是今天頭一回才聽說；一星期前，也就是這個夏曼和坂本曾經到鄉政府來通知過他了。

不過，他根本用不着去征求謝名村這一地區中居民的意見，他心里再清楚也不過：制定什麼遷移計劃是無稽之談。在這個小小彈丸之地，想新找出供近百戶人家耕種和蓋住宅的土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話是这样說，可是如果被扣上和美軍不合作的帽子，那么今后的乡政府就很难維持了；特别是由于作过机场而遭到彻底破坏的伊波乡的复兴問題，会因之受到严重的挫折。

金城喜松是个年逾六十的温厚长者，他干过多年小学校长；去年未經投票即当上了乡长。他当乡长并非有什么貪图，只是被大家一慫恿就应承下来，心里只不过想着献出残年余生为公众干点事罢了。

沒想到，去年刚一上任，就碰上謝名村的迁移問題，这使他大伤脑筋。那一次蒙受灾害的人数还不多，事情总算沒鬧大；可是这次恐怕不会那么簡單了，这在他心里是有着足够的估計的。

乡长搭拉着脑袋，悶声悶气地打扫了一下嗓門，然后鼓足渾身勇气似的抬头說道：

“我并不是反对迁移。不过，你們諸位本来也应该了解得很清楚，我們这个乡由于战争的破坏、修造飞机场以及其他的用度，被占的土地已經占去了耕地的百分之三十，老乡們已經因为土地不够使喚在犯愁。现在如果再让謝名村的老百姓迁移，那迁移的去处又到哪儿去找呢？……我自从听到貴軍軍部这项指令以后，夜里連觉也睡不着，一直在考虑这問題，結果想来想去，让我这个当乡长的对这次迁移提一个切实可行的計劃，我实在沒这个能力。

“所以說，这一次，能不能把演习地改換到別处去——比方說，把它設在不住人的島屿上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希望能体諒謝名村民的困苦艰难，允准我們的要求。”

乡长这样說完，毕恭毕敬地低头施礼。

可是夏曼听完坂本的翻譯后，把身子往后一挺，干脆回答道：“这办不到。”接着說道，这项計劃是根据美軍的綜合計劃制定的，从軍事观点来讲，这里比冲绳的任何地域都适当，所以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当然是不能更改的。夏曼說这話时候的神情（因为言語不通，所以不能察言、只能观色），倒也并不是咄咄逼人的，也不象是在发脾气；但是翻譯这話的坂本的态度，却明显地是一副狗仗人势、盛气凌人的架势。

“那么您說，”乡长把嗓音略微調高一些說道，“那么請您說，往什么地方、怎么样搬呢？”

“作这个計劃是乡长的事情，伊波島不是还有很多土地嗎？”

“荒地当然不是沒有，可是不能耕种呀；都是些石头子儿地，只能生长些芒草。除此之外，別人家正在种的土地也不能硬搬进去啊！……”

“往哪里搬的問題，美軍地区工兵队可以进行調查，也可以协助你們开垦。当前馬上應該作的事情是，你們必須在乡里組織一下討論，赶紧定出計劃来。”

“計劃，說起来容易，可是……”

“那是乡长的責任嘛。”

乡长叹了口气，仿佛求救似的，眼睛瞅着他身旁的助理。

乡长助理仪間幸新从前当过步兵准尉，是个体格壮实、态度穩重的男子。他接着乡长的話說道：

“如果搬往那种遍地碎石子和芒草的地方去，謝名村民要不了几天都会变成餓殍，貴軍考虑过这点沒有？”

“不会餓死的。你們的責任就是想辦法搞出一套让大家

餓不死的計劃嘛。——假如生活有困難，搞一份補助賠償計劃，提交給民政府；另外，也可以考慮遷移到別的鄉去。”

“那不成。”助理說道。

“為什麼？”

“誰也不願意那樣作。”

“你怎么知道？”

這時候，土地所有者代表之一、村會議員佐久本昌堅請求發言，但是沒有得到准許。

夏曼轉換話題，開始講美軍對遷移者將給予的賠償的計劃。他是這樣說的：對於住宅，每戶平均作價為五百美元，遷移所引起的損壞，根據其不同的程度在這個基數上算出復原費，另外還支付搬運費。坟墓和水槽，按估價的百分之百賠償。房屋及坟墓等的估價，日內派地區工兵隊調查後再行決定。對於農作物，不予賠償。

這個賠償辦法和去年謝名村四戶人家遷移時完全相同。鄉長和大家都心中有數，這連實際損失費用的一半還不到。其實，主要的問題倒不在於賠償這種一時的遷移費，而是在於對失去的農地應該怎樣給予賠償；關於這一點夏曼卻一字未提。根據去年的經驗大家都心里明白，這顯然意味着完全不作賠償。

但是，現在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和夏曼談判，那也是白費。因為這本來就是沖繩的遷移問題中的最大的症結。——既沒有可搬的去處，收走的耕地又不付出賠償，就是一死兒硬逼着叫訂遷移計劃。美軍的這種要求，絕非小小一個鄉長解決得了的。金城乡長心想：這只有等明天和代表們到政府去請

愿，但嘴里什么也没说。可是夏曼开口道：

“究竟什么时候能提出计划来？”

“现在还很难说。”

“这个月的十五号，怎么样？”

对于拟定迁移计划，乡长压根儿就没有考虑。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是竭尽全力向政府搞请愿，恳求把这个计划收回；但是对于节节进逼的夏曼，他也不愿过分地得罪，于是便这样说：

“要跟老乡们商量商量，也得在乡议会上讨论讨论。时间太短恐怕弄不来。”

“那么，十五号，乡代表到民政府来，在那儿商谈，这总可以吧？”

乡长瞅着助理和代表们的脸，仿佛在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面带难色，但也都没有表示反对的样子。

“就这样吧。”乡长回答。

“什么时间合适？”

“两点或者三点钟。从这儿走到那霸也差不多得那么个时刻了。”

“就这样吧。”夏曼站了起来，用日本话说了句“阿里阿篇”^①，和乡长握了一下手。

坂本拍一下代表们的肩膀，说：

“你们，耽心不要的，美国财主，赔偿金大大的给。”

① 謝謝。

謝名村在伊波乡之中也算是个挺特殊的村落。人們搬到那里定居下来,刚刚不过五十年。

在伊波島上,从冲绳有史之前可能就有人居住了;不过直到大約半世紀前为止,人們的居住范围还仅限于該島的东部地区。

珊瑚島是不論挖哪儿也挖不出水来的,伊波島自然也不例外,但却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靠近島的东端,有个洞穴,从洞里大量地涌出地下水来。

由珊瑚礁构成的海島,只要从地面往下挖四五尺(薄的地方只要两三尺)就能碰上岩石(珊瑚石灰岩)。这些岩石下面,有的地方是空洞。地下水就打那些空洞里漏泄掉了。在島上各处的田地間或草丛里有些天然洞窟,打着手电筒钻进去探索,多数都是深奥得看不见尽头的钟乳洞。整个儿島屿就在这种空洞上面結構而成。

例外的便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洞穴,清水汨汨地从中泉涌而出。島民給它取名叫作大河。在那里,巨大的榕树复盖成蔭,自古以来,島上居民就以那块“灵地”为中心,定居下来;直到如今,乡中仍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住在大河附近。

当然,在漫长的年月里,島民們开拓的耕地逐步向島的西部扩展。但是,从村落到島西端,差不多有八公里左右;清晨,一听到鸡啼,他們就披星戴月走出家門,等来到旱田(那里沒有水田)的时候,已經是炎日当空了。当年,农民們把白薯、大

豆、麦子等农产品，或者柴禾干草等堆在馬背上，自己裹着头巾坐在那上面，月夜走在长达五六公里的田野道路上。为了防止打盹儿，嘴里哼着这样的小調：

謝名平原的白薯呀——一棵秧子結三筐。

在赤岭的小水池里呀——洗刷清爽。

歌詞里的謝名平原，就是这一次即将被征收去当作半径七千呎的轰炸演习地的謝名村的肥沃处女地；早从大正^①年間开始，农民們就陸續迁到一棵秧子結三筐白薯的这块地方来了。

但是，为了要获得这样的收成，不消說头一步先要解决水的问题。那就只有利用雨水这一个办法。因此，还没学会盖瓦房頂的这些移民們，使用洋灰制造了一些四五坪大的平板，使它保持适度的傾斜，用它来承受雨水，接在水槽里。村民們管这玩意儿叫作貯水器。水槽的大小，大致上制造得足以和两三个月的干旱抗衡的程度。

用这种方法解决了水的问题，从而移住到这块新开地上来的村民，在这次战争开始以前，已达到七十六戶（现在再加上从海外回来的人，已超过九十戶）。他們原是些必須卖儿鬻女才买得起两分錢一坪地的穷棒子；即使到现在，他們比本村（謝名村民这样称呼挤聚在东边的五个村落）的人还是穷得多，特别是在战争期間土地被征去修了西部飞机场和中部飞机场，加上从去年起在演习区内的土地也不能耕种了，因而现在的生活更是难上加难。

● 大正天皇的年号(1912——1926)。

真荣城村长等人从乡政府回来的那天晚上，在謝名村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很自然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全村一致反对这次的迁移命令。由于去年有过被騙的經驗，大家的决心因之十分坚强。

去年，也是因为从来沒碰见过这种事兒，村民們不知道深浅輕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一般說来，农民对于沒有亲眼见过的事，是不擅长于預先設想的；反之，一旦由于亲身体驗而取得的認識，那可就牢固如水泥鋼筋了。

却說去年七月，坂本匹馬单枪下乡来，交給乡长迁移的通知书那次，村民們並沒有发起反抗运动。仅仅由乡长到政府去了一趟，递了一个請求停止征用的申請书，做了一个形式而已。后来，坂本第二次帶同測量队来到的时候，村民根本还不了解他們的企图和工作性质，还由村长帶了十几个人帮他們一起搞測量呢。

那一回，坂本是这样說的：由于轰炸演习造成的損害，一定会合理发給補助賠償金，对今天帮助測量的人，还要发給津貼。他还說，需要請村民盖个章，因为需要向上司报告測量完毕的。他吩咐各家各戶把图章帶到村办公室来，往一个英文的文件上盖了印，他把那个文件就帶走了。到后来，等大家閤明白了那份文件原来是認可交出土地的同意书时，則是木已成舟，追悔不及了。

这种无知和單純，固然是离群索居的孤島居民的独特气质，此外对美軍的信賴感和畏惧心也是使其然的因素。

自从那一次以来，坂本差不多有半年之久沒有露面。但是等到老百姓已經完全放了心，以为那件事已經作为罢論的时

候，就在今年年初，坂本又突然来了。他一出面馬上就宣布：最近就要开始演习了；被划在境界綫内的四戶，必須在一星期內迁走。那时候他还是这样說：对由于迁移而造成的损失，以及演习时对农作物造成的損害，将給予赔偿。至于不演习的时候，仍然許可在那里种地。

包括一个以前曾經作过“滿洲开拓移民”、名叫城間广吉的青年在內的四戶居民，老实相信了坂本的話，同意搬走了。一来因为他們自己有地方可搬；二来因为他們认为违抗美軍的命令，是不可想象的事。

但是，等到真开始演习的时候，农民們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现了。作为轰炸目标的中心部分自不待言，而从那块地方起，每隔五百呎半径都被划上一道一丈多宽的圓弧，用沙子填盖起来。为了进行这项工程，推土机和卡車把耕地破坏得一塌胡涂。

等到轰炸开始以后，受到的損害就更是难以想象了。一百公斤、五百公斤重的炸弹，东一个西一个地炸出了直径三丈四丈的大坑。尽管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演习，不演习的时候还准許自由耕作，但是到地里去一瞧，刚才准备收摘的西瓜田，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变得踪影全无了。

为了对这种損失要求赔偿。老百姓們預备好資料，和乡长一起到政府去。但是美国国民政府的答复却是这样：

“那块土地已經付过了当作軍用地的使用費，不能再付給什么补偿金了。”

关于冲绳的“軍用地”問題，有先在这里說明一下的必要：现在，美軍把占冲绳总面积百分之十二点七的土地占为